



那曾深厚得让我们感到无比温暖的家园日渐荒芜，
我们在大地一角，寻找救赎之途。



散文中国

深色田园

梁文谋 著 帅圣生 绘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散文中国

深色田园

梁文谋 著 帅圣生 绘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深色田园 / 梁文谋著 ; 帅圣生绘. —天津:天津
人民出版社,2012. 12
(散文中国)
ISBN 978 - 7 - 201 - 07783 - 3

I. ①深… II. ①梁… ②帅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64749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刘晓津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(022)23332469

网址:<http://www.tjrmcs.com.cn>

电子信箱:tjrmcs@126.com

高教社(天津)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6 开本 16.5 印张 2 插页

字数:300 千字

定 价:28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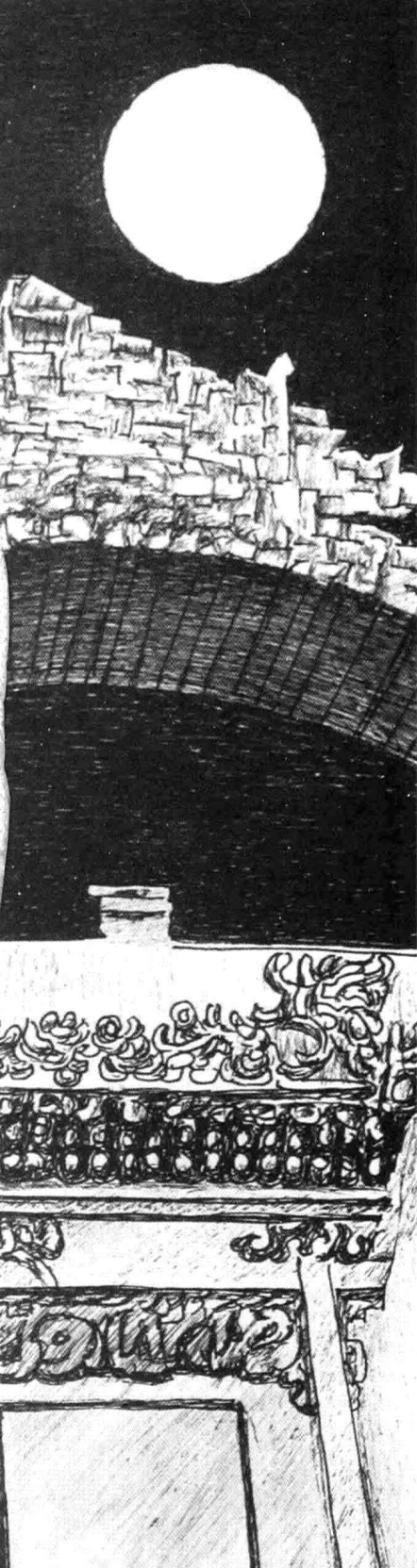
卷首语

从很早的时候起,我就怀疑种种关于时代进步的理念。这种进步的理念让我的人生充满着浅薄的快乐,并没心没肺地对待那些行将消逝的风景和文化。

在闹哄哄的时代浪潮中,我生活得并不幸福,无所依归的感觉时时咬噬着灵魂,那些从天而降的东西最终被发现都面目可疑,徒然增加人生的空洞感。这是轻薄的背弃者付出的代价。这本书里的文字和画记录着在粗鲁的时代进程中,个体生命返身而去的背影,表明了一种倔强的姿态,并不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参与集体狂欢,并不是所有逝去的東西都只记录在发黄的故纸中,陈列在博物馆里。它们在民间、在故园、在大地一角仍然以鲜活的形态存在,构成了可以慰藉人心的文化传统。文化从本质意义上讲是一种积淀,传统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。

家园确实在日渐荒芜,曾经深厚得让我们感到无比温暖的土地如今长满了荆棘,覆盖着贫穷和苦难制造出来的冰凉的泪水。我无法坦然面对,在大地一角寻找救赎之途。无限的感喟和哀伤是这个繁华如梦的时代里不绝如缕的歌谣。





目录

壹 在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

- 大地之上/3
- 故园旧梦/6
- 荒草围困的村庄/10
- 文谋画语/16
- 居住在江南小城/29
- 深色的田园/31
- 风雨飘摇时不该让孩子出门/33
- 浮世物语/37
- 凄风苦雨中的过年/41
- 那永远的石磨声/45
- 戴胜鸟/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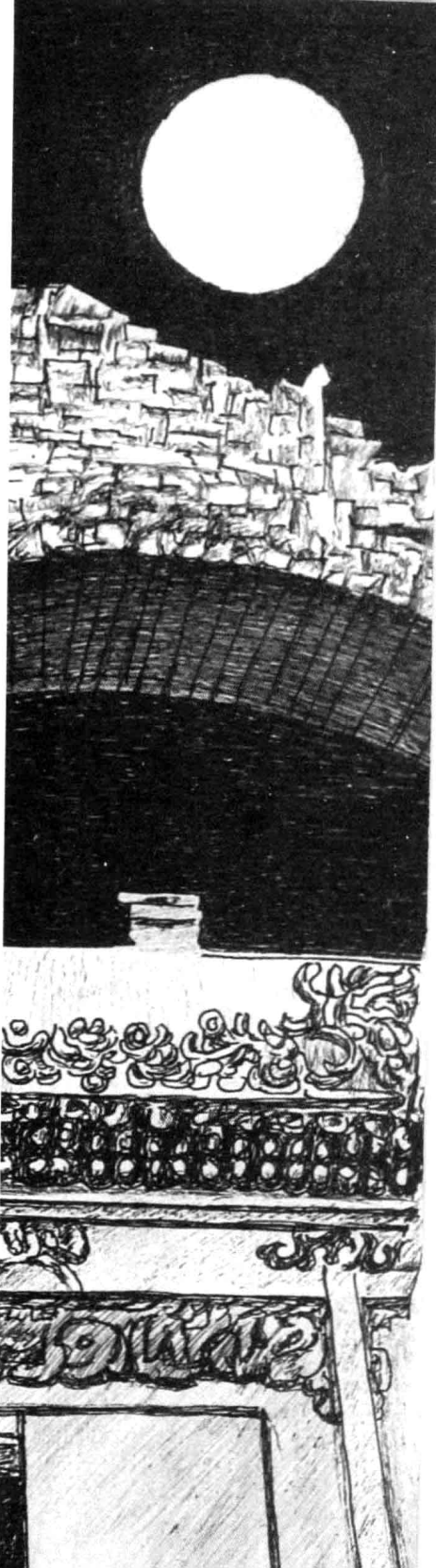
贰 时间之风吹得我们形销骨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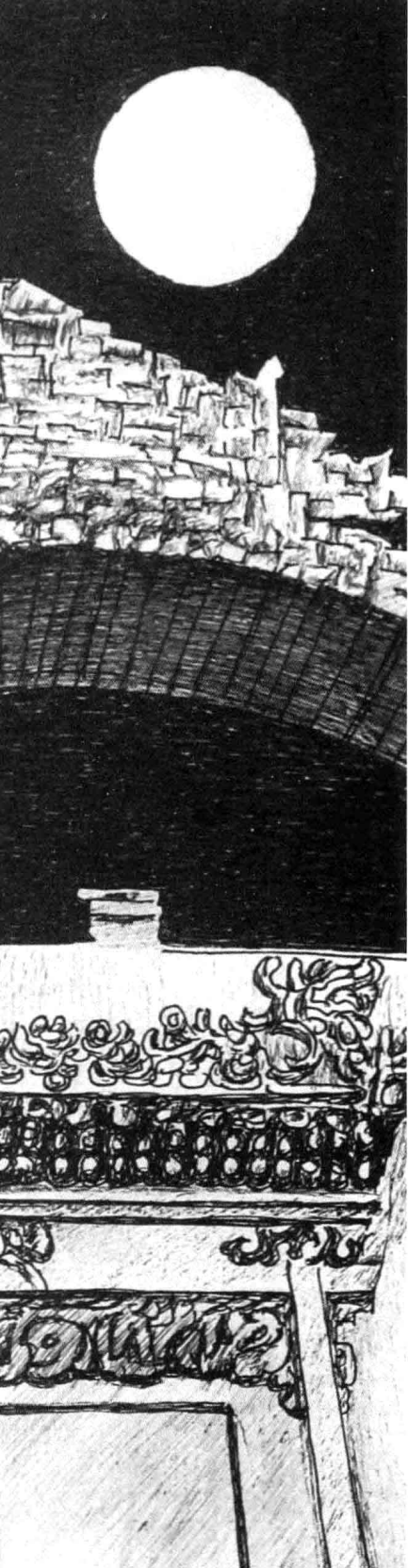
- 迷失在季节深处/51
- 告别泪水纷飞的 2008/55
- 关于希望/57
- 色、缘、爱、苦、悲/59
- 人生快意事/64
- 献给儿子的生日/67
- 高中同学联谊会欢迎词/70
- 同学聚会发言引起大家爆笑/72

秋天的心情/74
酒到深处人孤独/77
写给朋友的信/79
赵伯伯的诗意人生/88
生命的叹息/90
哀悼日之后/95
岁末反思/97

叁 过去其实没有真的过去

精神故国,不绝如缕/101
读读《红楼》吧/104
回味经典/109
书里乡村/111
我心目中的中国历史九大英雄人物/115
中国十大乱世才子/124
中国诗史上的十首临终绝笔/132
自古才命两相妨——读贾谊/141
时间之风吹得我们形销骨立/143
他曾经如此亲近过我的青春/146
《奉新历代故事》序/149
我留恋这朴实无华的情感世界/151
风中的阅读/153
不见当时杨柳,只是从前烟雨/156





肆 在时光的罅隙里歌唱

- 春天的江湖/163
春已过半/164
春雨三章/165
四月的心情/167
为什么会这样恐慌/169
河流/171
借口/172
端午日/173
写给自己的生日/175
闪亮的日子/176
缘何秋月独凄凉/182
秋容/184
永生/186
大梦将寤,犹事雕虫/18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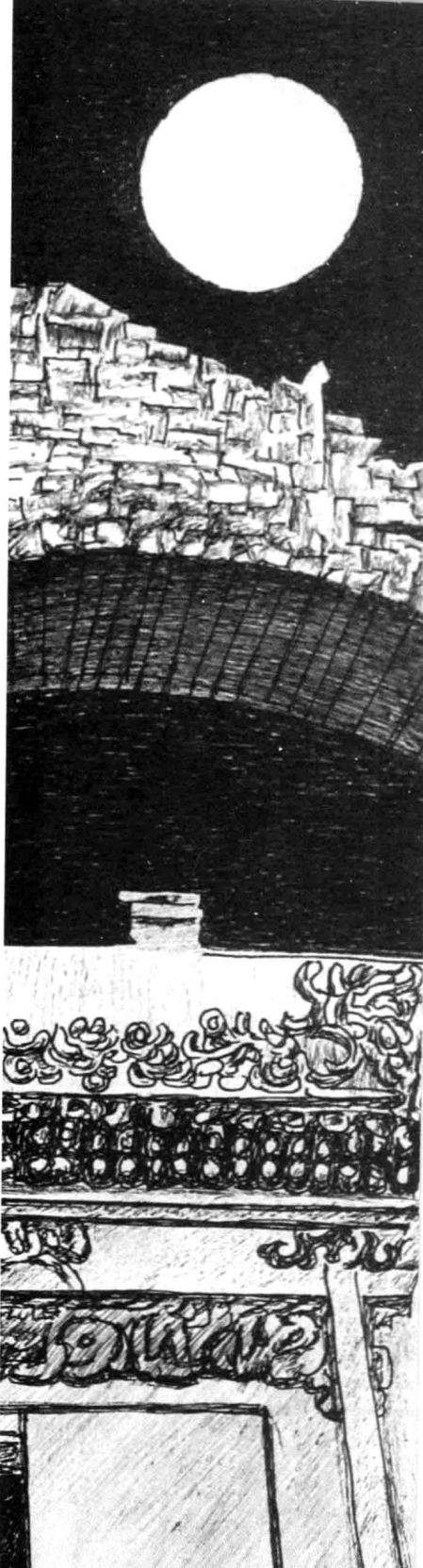
伍 在如歌的岁月里行走

- 把你最好的部分献给这个世界/193
过一种奋发有为的人生/197
我有一个梦想/200
从绝望的山岭上砍出一块希望的石头/206
怀感恩之心迎接高考/209

高考会让你长大成人/214
做一个有思想的人/218
像梁启超先生那样教语文/222
2009 新春团拜会祝词/225

陆 祝愿我们在尘世间找到幸福

百感交集的精神旅程/231
仓央嘉措,在苍茫的雪地上写诗/234
此后的生活要从一家落雨的客栈开始/236
大道何处/238
孤零零的露珠/239
记住葱绿的麦田/241
天鹅之歌/243
先生走了/245
用心去读这本书/248
在苍凉的歌声里无所适从/250
遭遇古典/253
祝愿我们在尘世间找到幸福/256



第壹辑 在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



在生命日趋庸常的日子里，我依然渴望飞翔。我经常梦见自己是一只灰色的大鸟，巨大的阴影投射在旷野上，参天的大树和耸立的古屋从翼下无声掠过。那些大树和古屋，就是已经消逝了的几百年华丽岁月的见证，它们固守在那里，固守在梦境中，注视着我行将荒废的一世。



大地之上

古塔

塔是永恒的象征，是大地精气的凝聚。当四周的一切日新月异之时，古塔以特立独行的姿态守护着大地最后的尊严——它只与上苍对话，只与远风交流。

在这个崇尚实用理性、奉行世俗准则的时代，所有的建筑都与流行的某类经验相互呼应，相互印证各自存在的合理。只有古塔——当然是那矗立在郊野之上的古塔——具备了与众不同的超越感和纯粹性，就像彼岸世界的精神在凡俗人世的遗留，就像孤绝沉默又弥久不衰的呼唤。塔一直让我感觉新鲜而神秘，它历经风雨而恒常挺秀的身姿，以及卓尔不俗的精神气韵，对我构成了难以言说的诱惑。我总是想方设法与古塔相会，总是在塔下仰望或在塔顶俯瞰中留连。

寺庙

对寺庙的向往来自对钟声的怀念。钟声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消失得太久了，“残钟广陵树”、“秋山起暮钟”的意境连同深远苍凉的古典情怀已成隔世残梦。没有钟声的世界噪音四起，没有钟声的寺庙像残破袈裟被遗弃在山野之中。

因为迷恋于禅门心宗的清澈冷峻和博大精深，更为佛陀精神中慧海慈航、普度众生的情怀打动，近年来我多次拜访各种寺庙。这些寺庙或经幡飘舞、人流如织，或冷落破败、荒草萋萋。但即便是前者，我也无法感受佛陀精神中那种独特的启迪人生的思辨智慧，如来、达摩的超尘之姿在俗众的眼里，不过是可以熟视无睹又硕大空洞的怪物。



“一片白云横谷口,几多飞鸟尽迷巢”,兴盛了一千多年的救赎文化衰败了,同时衰败的还有我的内心。我在家乡那座废弃的古庙里逡巡,悠扬的钟声时明时暗,我知道这是自己的幻觉。

废墟

这里的废墟不是那种具有历史和文物价值的纪念地,我指的是个体生命史上的废墟。譬如小时念书的学校、曾经熟稔的少年游玩的场所、一个村庄、一幢老屋,告别它们的时间也许不过数十年、数十年甚至更短,但就在这短暂的光阴中,它们变成了废墟,再去那里时,见到的竟是一片瓦砾、几堵残垣或无边的荒草。时间在这里突然显得非常漫长,漫长得如同过去了千百年。

在不过三十几年的岁月里,我已经一次次见证了这样的废墟,我隐约触摸到了时间的不可测量性,十几年的距离有时会比数百年、数千年更加遥不可及。我也明白了凡俗之躯难以逾越的时间之障——我们只能不断把与自己相濡以沫的东西遗失在野外,却没有机会再回去捡拾了,就如十年前一次莫名失败的恋情。

荒坟

小时上学的路边有堆巨大的荒坟,孤独的一堆。墓碑的字迹早已斑驳,但墓碑森严地立在那里,没有任何颓塌的迹象,周围的荆榛也和别的地方不太一样,一年四季自由疯长,无人刈割。每次从它边上走过,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,狂跳的心半天静不下来。

我并不是胆小的人,在陌生的异乡,常常独自一个人行走在阴沉的深夜,哪怕在乱坟遍布的山岗,也不会产生心理上的畏惧。但在家乡,即使今天,也有一些地方让我心里发紧,路过的时候,恐惧会像记忆一样从灵魂深处被唤醒。

人生于世,注定有些神秘的力量影响你一生的情感方式,铸就无法变更的命运。



老宅

老宅其实曾经与我们血肉相连,它的阴暗、它的厚重、它高大的院墙和迷宫般的内核却让陌生感随处可见,即使你刚刚从里面搬出来。关于老宅的回忆是伤感的,这伤感也来自这种随处可见的陌生感——我们就这样轻易地跨越了时间的维度,告别了一个曾经与我们血肉相连的世界,去迎接另一个从天而降的时代。

在已经寒意四起的冬日,我又一次坐在老宅庭院里,庭院的后堂深邃而幽暗,前厅天井里有白色的日光缓慢移动。两位风烛老人相对而坐,长日无言,恍如梦境。在极端的枯寂中,一位边地诗人的声音隐约响在耳畔:“多少年荒草淹没世路/……多少年岁月是一片/无法逾越的苍茫地域/离你很近时我会恍然觉出/我们各自在各自的一生/一生和一生之间/相距百年千里。”我突然感到了内心难以把持的脆弱,却不知脆弱来自何方。



多少年荒草淹没世路,离你很近时,我恍然觉出,我们各自在各自的一生,相距百年千里。



故园旧梦

我们在这里注目低首，沉潜我们的内心，感知逝者对我们的叮嘱——莫要忘却这苦难赐予的痛苦，它让我们更明白生命的价值。

——惠特曼

在生命日趋庸常的日子里，我依然渴望飞翔。我经常梦见自己是一只灰色的大鸟，巨大的阴影投射在旷野上，参天的大树和耸立的古屋从翼下无声掠过。那些大树和古屋，就是已经消逝了的几百年华丽岁月的见证，它们固守在那里，固守在梦境中，注视着我行将荒废的一世。

泪水顺脸而下，那位爱尔兰诗人的歌声再次响起：“我看到白日燃完最后的余烬/在苍穹颤悠的蓝绿色光彩中/一轮明月，仿佛是一只小贝壳/为时间的潮水冲得疲惫，潮水随着/星星升起落下，分成了日子和年份。”

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。在混迹于陌生的人群中多年之后，我却觉得近在咫尺的它与自己竟隔着死亡的距离。无论阳光明媚的夏季，还是北风吹彻的冬天，我都无法凝定心神，想象它真实的容颜，伸出手指，触及的是一片虚空。我不敢在白天睡去，要是恍惚打个盹，必定觉得身临绝地，心狂跳不止，死亡的气息像惨白的日光一样将我层层围困。我只渴望黑夜悠长的梦境，那时，总会有少年时代的故事在迷离星光中扇动着黑色的翅膀飞临，我能感受到阳光芬芳的气息，感受到阳光之下青石板的热度，感受到春水弥漫的田野里泥土的清涼。我穿行在高墙巷道中，多年未见的亲人们一一从身边走过，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自己与他



们早已幽明异路,人神殊途。我试图去拉祖母的手,祖母的手粗粝而温暖,即使在她年逾九旬的时候,也依然那样有力。我经常在她松手的瞬间从梦中惊醒,然后独自睁眼面对漫漫长夜。

父亲突然辞世的那个夏日黄昏并没有让刚十岁的我一下子长大成人,我是在此后无数个夜晚,在母亲的啜泣声中才结束自己童年的。母亲为了不把悲伤传染给儿女们,常在我们熟睡的半夜坐到父亲灵前哭泣,她不知道每次她的大儿子都因为这哭声而在深邃的黑暗里无依无靠,孤零零地蜷缩在世界的一角。从那个时候起,我经常会在半夜醒来,即使时间慢慢抚平了母亲的伤痛而让哭泣声化为深沉思念的时候,我也常在下半夜无法入眠。

也是从那时起,我熟知了家乡广漠的夜间所有的声息。在全村人都睡去的时候,满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倾听。我听见深秋时节一行雁阵掠过村庄时遗留下的一两声鸣叫,叫声近在耳畔,我脸上的肌肤甚至能感觉到它们翅膀扇动时的气流,那来自遥远北国的寒霜。我听见屋后果树在成熟的果子坠地时,发出的一声叹息。我听见久旱之后,突然一场夜雨,干裂的土地和屋上的瓦片欢快的饮水声。在暴雨如注的夜晚,我窥见过大自然独自的疯狂表演,窥见过熟识土地的另一重面目,我感受过那四方的风是如何把自己托起,内心的惊悸和敬畏难以言喻。我还长夜倾听过暴雨初歇后屋外小溪的喃喃细语,以至多年后,我仍然觉得有一线流水悬于心间,每每从俗世的热闹中安静下来,我都会听到它细细的潺湲声,或正是那细细的潺湲声,让我从各种嘈杂的声音中安静下来。

然而,所有的声息中,最深入魂灵的还是半夜的鸟叫。我至今不知那是只什么鸟,“呱”的一声,先是在村东头,似乎过了许久,又“呱”的一声,从村西头传来,然后便消失在茫茫荒野。每当这声音响起,村里便出奇的安静,笼罩着陌生神秘的气氛。我有点怕,脑袋缩进被窝里,生怕再听到一声,生怕村子周围的各种神怪都被这鸟的叫声唤醒。我更害怕它会从窗户中飞进来,叼走我弱小而无力守护的魂魄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鸟,但知道它来自哪里,它来自那些古旧的房屋,它就是那些古旧房屋



的精灵,它循着岁月而来。我想象得出它硕大的羽翼和坚硬的脚爪,以及比黑夜更黑的眼睛。白天的时候,我会麻着胆,深入到那些古屋内部,在昏暗的光线中四处打量,我只看见粗大灰色的檐上满布着蜘蛛网,死去多年的巨型蜘蛛晃荡在风中。先人们的遗像时而目光淡远,时而又凌厉地盯住我。我悚然心惊。我开始迷失在时光深处,为这些古屋与自己生命的联系长时间纠缠不清。

我的魂魄终于还是被叼走了。我患上了梦游症,常常半夜爬起,闯入白天也不敢一人待的巷道中。我闻到了从高墙青苔中传出的古屋的隐秘气息,感受到千年古树的落叶如何埋没着我的脚踝,我听得见它们时断时续的话语,甚至苍老的咳嗽声。

别人用头脑做梦,我竟用身体做梦。在梦里,我身体的每一根触须都格外灵敏,倒像从另一场梦中刚刚醒来。

那以后,每天都会有祖母的喊魂声穿透乡村渐浓的暮色,“归来吧,儿!”这喊魂声是我对乡村黄昏最深沉的记忆,也是祖母与我生命最深沉联系的见证。只有祖母知道我的魂丢在哪里,也只有苦难深重的祖母才能唤回我丢失的魂灵。

我承认,刚十多岁的我已历尽沧桑。我已经站在了人生的尽头。那是真正的尽头,壁立千仞,悬崖万丈,黑暗和虚空无边无际。此后不管多么漫长的岁月,走了多远的路,见识了多大的世界,读了多少部书,都无法抵消这种致命的感受。只有祖母知道她的孙儿身上发生过什么,可是我和她之间隔着六十多年的人生距离,在我生命依然混沌的日子里,她坟茔上的草已枯荣了几个春秋。相继离去的还有另外一些老人们。再也没有人为我喊魂了,再也没有人在月光凄清的永夜讲述有关古屋和这块土地的传奇,那些让人惊惧又让人痴迷的鬼怪故事。而我已经在这热闹的人群中厮混了好多年,身上沾染的气味自己也觉得陌生。夜深人静的半夜,我会翻出枕边的书,默念“连昌宫中满宫竹,岁久无人森似束。又有墙头千叶桃,风动落花红蔌蔌”这样的诗句,我对这种意境的迷恋由来已久,我无法摆脱少年时代的梦魇。

“我们和忙碌的世界,正在消逝/那动摇和让步的,在芸芸众生的灵